

第四十二回 發倉廩寧海救饑民 糾醜類青山放響馬

卻說王公與夫人商量道：“如今百姓遭此饑荒，人民離散，既為民父母，豈忍坐視？現今倉中存貯小谷五千餘石，可碾米三千餘石，還有雜糧三百餘石。雖不能遍救饑民，亦可苟延旦夕。拚著捐己囊賠補，也不過三千餘兩。我明日親自查明戶口，盡數賑濟。一面報明上台，情願捐資如數買補何如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正該如此，何必與我商量？”

王公大喜，即日傳集各該鄉地保甲，查造實在戶口清冊。那些地保知是放賑，連夜趕造申送到縣。王公惟恐有弊，親歷城鄉，照冊查點，按名給賑。無如人多糧少，一人不過數合，三日內已將倉糧放盡。一面通報上台，一面親到郡城來稟道府。這林府尊卻是個慈祥膽小的人，因說：“捐資賑濟是一樁極難得的美事，但須候批詳轉來給放為妥。今事已成就，我當與你據情轉詳，須要定一還補期限纔好。”王公道：“本當聽候批評，但這些饑民旦夕不保，萬一批詳不允，便救死不及，因此卑職冒昧而行，還要求堂尊重庇。這限期，卑職計算須在明年三月內方可還補。”林公道：“我與你轉詳懇請便了。”因留住便飯，說起侯公求親之事：“我已與你委曲稟覆，看他意中大為不然。今日你去稟見他，若在覲面言及，當委婉其辭，不要十分峻絕。此人心地褊窄，須要提防。”王公謝過府尊，便往巡道衙門來稟見。侯巡道也知王公到來，因有求親一中，一經通稟，即刻請見，禮待甚優，所說賑濟之事也十分讚美，並不提起親事一語。及王公稟辭時，因說“明日有屈小敘。”王公回寓，正卸衣冠，卻有道台家人來下請帖，請明日午飯。王公明知此請有些關礙，卻又不敢推辭，祇得留下請帖，明日稟謝面繳。

到了次日傍午，家人又持帖來請，王公隨即起身。這日侯公祇請通判李萬玉相陪。這人是个讒諂面諛之徒，奉承道台，呵躬捧臀，無所不至。侯子傑特地請他來作說客。這日酒席極是豐盛，侯巡道與李通判殷勤相勸。酒至半席，李通判開口道：“聞得王老先生尚未獲麟，不知有幾位如夫人？”王公道：“卑職祇一拙荆，並未娶妾。”侯子傑道：“古云四十無兒方娶妾，但為官為宦的，若無子息，豈能待到四十？況年兄已過四旬，急宜納寵纔是。”王公道：“已曾生子，卻不能育，看來是命裏乏嗣非關人事。”李通判道：“聞得有位千金，德容俱備。道憲有位公子，才德兼全。前者曾託林堂翁轉達，祇恐言之未詳，因此今日奉屈，要弟作一月老，以成秦晉之好。這是一樁極美之事，諒老先生必無他卻。”王公道：“承道憲大人不棄，是卑職萬幸，又承本府傳諭，敢不祇遵？實因卑職祇有這個小女，年尚幼稚，原擬在鄉梓間招贅一婿，以為養老之計，在賤荆亦一步不忍相離，因此重違鈞命，亦情事所勿獲已耳！”李通判道：“老先生所說雖是，但未通權變。大凡田舍翁婚姻多不出鄉梓，若說官宦之家，隔省為婚者不一而足。即如弟原籍湖南，賤荆卻是先君出仕江西時與一位貴州同寅結的姻事，就是道憲夫人也是四川籍貫，官宦之家豈可與田舍翁相較？”王公道：“想尊夫人必定有兄弟姊妹之行，不似卑職祇有這個小女，情實不能遠離。”李通判道：“如此說，就贅在府上，有何不可？”王公見他說話逼近，祇得答道：“就贅一事，尚容與賤荆相商稟覆。”李通判道：“祇要老先生應允了，尊夫人斷無不從文理。”王公道：“不過小遲數日，即當報命。”此時候巡道看他二人對答，祇是不語，聽到入贅之說，纔道：“既然年兄要與尊閫相商，但數日內即須覆我一音，以定行止。”王公唯唯。當下李通判又說了許多慫恿阿諛的話，酒席纔罷。

王公隨辭謝回寓，方卸衣冠，李通判又到，祇得相接進來。坐定茶罷，李通判道：“老先生回署，好與尊夫人相商，這是道台美意，他人求之不得，老先生切不可固執。適纔道台又著弟來致達，若成就了這頭姻事，宦途之中何所不可？況道台彰明較著，兩番求親，若老先生固執不允，他顏面上如何下得來？還求老先生三思。”王公笑道：“雖承聽尊玉成美意，但婚姻大事必須兩相情願，若勉強而行，終非美事。至於卑職這個微官，做也罷，不做也罷，無甚關係，並非戀棧者比。這事實在不能相從，還求聽尊善言相覆，感激不淺。”李通判見話不投機，便起身道：“弟也是一番好意，況是道台所託，巴不得玉成其事。既是老先生主意已定，豈敢相強？”當即作辭而去。

王公次日一面謝酒稟辭，即起身回縣。到署中與夫人說知，王夫人道：“不知他何故三番兩次要來求親？莫非在那裏見過女兒來？”傍邊老家人王誠道：“當日在臺莊僱車時，聽得對門客寓裏住的就是侯巡道的家眷。那日夫人、小姐上轎時，有幾個家丁打扮的簇擁著一個官人在外邊觀看，小的正待喝問時，店家說是侯道爺的公子。看那人有三十以上年紀，生得三叉骨臉，滿臉黑麻，衣冠雖然齊整，人物甚是醜陋。”王公道：“也不管他好醜，我祇不允這頭親事，他也無如我何！但如今最要緊的是回家取這宗銀子來買補倉谷。現在署中所有奉規規羨不及二百金，還須取三千金來方可足數。”因吩咐王誠：“我明日撥兩個老誠幹役同你星夜回去，與岑夫人、小姐說知此事。有書一封，內鎖匙一把，看了便知細底。限你四十日回往，不可有誤。”王誠答應，即時準備行裝。次日王公寬給盤費，撥差兩個能事頭役李旺、楊昇同往不提。

卻說這登屬遭荒的數縣，盜賊頻聞，搶奪時有，惟寧海一帶百姓互相傳誦，我們受了王老爺的大恩，寧可餓死不可為非，因此一境之中挖草根、剝樹皮、羅雀掘鼠，並無搶奪之事。凡有外來賊盜，共相擒拿解縣請賞。因此連外方的盜賊也不敢入寧海境來。王公又生法調度，隨時救濟，士民莫不愛戴。

這日王公正坐衙齋，忽聽傳梆通報：“探得有青州二府方太爺奉憲委到來，已離城不遠，不知何事？”王公即刻吩咐打轎出城迎接。到了公館，見畢禮，茶罷後，王公因問：“不知太尊有何公事到此？”方公道：“弟奉督憲之委，不得不到此一行。”因在袖中取出一角公文，遞與王公。展來觀看，方知是本道揭參寧海知縣王某以一隅偏災，不奉明文，擅動倉庫，希圖侵蝕等因。為此，仰該丞前往確查倉儲庫項，果否賑濟，有無額外虧空情弊，據實具報，如果賑濟屬實，著即取具該縣限日買補足額不致虧空甘結，該丞加結轉詳，以憑察奪等因。王公看畢，笑道：“督憲借重堂尊到來，倒明了卑職的心跡。現有放賑戶口清冊可查，祇求堂尊據實查覆，就是卑職萬幸。”方公道：“弟也不必再查，一路來口碑載道，莫不感頌年台的恩德。弟亦久聞年台惠政宜民，循良第一，渴欲一識尊顏，今卻因公得遂，誠為快事！”王公道：“卑職才力淺薄，遇此凶荒，無法賑救，祇得盡其囊橐，聊盡此心。已著家奴歸取，限日往返，大約在臘月半前準可取到。計算買補，約在明年三月內可以完足。今當出具甘結，求堂尊加轉，必不有誤。”方公道：“甚好。”說話之間，祇聽得外面人聲喧嚷。衙役回稟說：“外面一時聚集了千餘人來打聽老爺的消息，若有事故，大家都要往省城去保留。”方公道：“難得，難得！可見公道自在人心。”王公隨吩咐家人衙役傳出：方老爺到來是奉委查勘放糧戶口數目清冊並無他事，叫他們各歸生理。那些士民見衙役傳言，恐有虛誑，不肯便散，直待王公自出面諭，纔各散去。

署中已送到酒席，方公道：“如此米珠薪桂，還要叨擾。”王公道：“堂尊因公到此，路途跋涉，卑職心甚不安，一杯水酒，幸勿言褻。”說畢，就要辭歸，方公留住道：“既承盛意，我們正好借此談心。”王公因吩咐家人斟上酒來，外邊隨從另有款待，飲酒中間，方公道：“這侯道台與年兄有何嫌隙，多此事端？”王公因將兩次求親不允之故告說一遍。方公道：“這也可笑。兒女婚姻原要兩廂情願，豈有以勢相強之理？前日敝堂翁吳公從省回來，知道此事，見督憲對著司道各官說：‘若州縣都如王寧海這般愛民，地方何愁不治？況他稟明存倉倉數，情願捐資買補，實是難得之事，如何還有弊端？侯巡道參他希圖侵蝕，未免苛刻。但揭內有恐其賑少報多、額外虧空一語，不得不一委查。’因見吳公在坐，便說：‘即委你方府丞就近去一查。’如此看來，侯道台豈不多事？並聞得他乃郎在此瞞著乃尊在外面無所不為，年台當處處提防。”王公道：“承堂尊關切，卑職當銘泐五中。如今卑職將此事完結，便當告休。豈肯再為戀棧驚駭，以取其辱？”方公道：“年台正在強仕之年，況上台器重，雲程未可限量，豈可因咽廢食？”兩公說話投機，不覺飲至玉兔東昇，王公方告辭回署。次早即來請安，就具了限明年三月如數買補充足的印結，並著戶房書辦齎放糧戶口數目清冊呈與方公查看。方公略閱大概，道：“辦理甚善，雖然賑濟不多，卻得均沾實惠。”方公收了印結，當下就要起身，王公堅意留住，方公也不肯遽別。當日又設席相待，暢敘了一天。次日，方公一早起身，王公送出郭五裏纔回。且不說方公加結轉詳，後來赴省在各上台前說了王公許多善政。這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

卻說王誠與兩個干役星夜趕回家中，與岑夫人、小姐磕了頭，將書呈上。岑夫人見書面上是專差限日往回，不知是何急事，心下驚疑，口裏問著老爺夫人小姐的好，手裏忙拆開書來。婆媳兩人從頭看畢，大娘子道：“不允他親事，祇恐將來還要作祟，如今事不宜遲，即當準備。”就吩咐王誠陪待他們酒飯：“明日大家歇息一天，後日著發你們一早起身。”

當日婆媳兩人將鎖匙到上房東內間第八隻皮箱內，取出白金六十封。岑夫人就叫大娘子寫了一封回書，書中力勸事竣告休並提防侯巡道暗中作祟的話。將行李捆束停當，僱下船隻，到第三日一早，打發王誠起身，再三吩咐路上小心，賞了他每人四兩銀子，格外四十兩盤敘入書中，到署銷算。王誠與兩個衙役叩辭，從後牆門下船去後，大娘子對岑夫人道：“我看這三個人臉上都有滯氣，但願途中無事，平安纔好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這是做好事的銀子，皇天也當護佑，諒必無虞。”不說婆媳這邊相敘。

卻說王誠等坐船直到臺莊，起早僱了一輛大車，星夜竟往登州進發。正是“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”原來侯巡道的公子侯集見兩次求親不允，便慫恿父親揭參他希圖侵蝕。及聞得上台不准，又打聽得王公著人回家取銀買補倉谷，心下十分氣憤，連日眉頭不展。他隨身有兩個幫閑伴當：一個姓賈名何，混號赤練蛇；一個姓孫名業，混號灰地鱉。這兩個是專一助紂為虐，挑唆侯集常幹那沒天理的勾當。曉得公子心事，乘間說道：“天下美女甚多，豈祇有王知縣的女兒一個？我們與少爺打聽，有勝於他的，不拘少女嫩婦，包管你老人家趁心滿意。”侯集道：“親事不允也罷，如今又揭他不倒，實是氣這老賊不過。他家中豪富，已著人回去取銀來買補倉谷，除了此事，再無別法擺布得他，叫我如何不氣？”賈、孫二人尋思了半晌道：“他若果然回去取銀，小的們倒有一個好計策，叫他人財兩失，與少爺出這口氣如何？”侯集道：“你且說來，是甚麼計策？”賈何道：“料他取銀子來，必要打從尖子峽、青山坳、苦竹灣這些險處經過，小的們糾合幾個有本事的朋友，就那裏扮作響馬劫取了他這宗銀子，叫他不能買補，再叫老爺揭他個違限不償，豈不出了少爺這口惡氣？”侯集笑道：“此計甚好，祇要做得細密，倘然弄破了卻不是耍處！若做得乾淨，這取來的銀子我祇分一千，其餘都與你們分用。若是弄破了，就到砍頭的時節也不許扳出我來。”賈、孫二人道：“少爺放心，包管無一些破綻，祇在家中坐聽好音。”這也是王公的運限該當遇著這些魔障。不說這邊賈、孫二人去糾合黨類。

且說王誠與李旺、楊昇坐車保護行李，兼程進發。這日五鼓，起身太早，正到了青山坳，這去處四圍都是山林叢雜，前後數十里沒有人家，最是險隘之處，王誠不合貪趨路程，正驅車到坳，此時是臘月初旬，霜華滿野，祇有星光並無月色。正行間，祇聽樹林裏放出一枝響箭來，王誠喫了一驚，祇聽車夫叫聲“呵呀”，先已逃去。樹林裏飛出六七騎馬來，星光下見手中都拿著雪亮的鋼刀，高聲喝道：“留下車上的東西，饒你狗命！”王誠與兩個差役料不能敵，跳下車來，抱頭奔竄。這班強盜上車搜出行李，身邊都帶有稍褻纏袋，將這三千兩東西盡行劫去，放開轡頭，一道煙已無影響。

王誠等躲在枯澗裏，見響馬已去，纔一個個鑽出頭來招呼。到車上檢點銀兩，已是一空。大家目瞪口呆，做聲不得。車夫埋怨客人一定要早走，纔弄出來。三人埋怨車夫，“你曉得這裏尷尬，就該阻住我們”。大家互相埋怨。幸喜盤費銀兩裝在衣包內不曾拿去。此時天色漸明，就有行人來往，問知遇盜，大家都說：“這裏雖是個險處，卻也平靜了多年，怎麼忽然有起響馬來？一定是你們在那裏露了白，纔著了道兒。”兩個衙役問知這地方是登、萊交界之處，屬即墨縣所管，祇得驅車到了村坊，覓了個下處，即去報了本處鄉地保甲，留楊昇看管車輛，王誠、李旺帶了鄉保人等往縣裏來稟報。本縣知是強盜重情，立刻坐堂嚮明來歷並被劫情形。知係寧海縣買補倉谷的官銀，大有乾礙，立刻傳齊馬捕快役分頭限日拿獲，一面申報本府通詳各憲，並移會鄰境，協力緝拿。當日又備了一角文書交與王誠，命他著一人回寧海報知，留一人在此守候。當下王誠即與李旺回到下處，取了家書並這角公文，先著李旺星夜回縣通報，自己同楊昇在此守候，催促緝拿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王公這日在衙內坐立不寧，心神煩悶，祇聽外邊傳梆說李旺獨自回來稟話。王公心疑，即刻喚進來問道：“你為何獨自回來？”李旺磕了頭，流下淚來，嚮懷中取出文書、家信呈上。王公見是即墨縣季公的移文，拆開一看，大驚道：“如何路上竟有了響馬！一定是你們沿途眩惑，露了形跡，纔有這事。”李旺因將去來謹密並遇盜報官情節訴說一遍，王公喝退，隨進內堂來與夫人說知，夫人祇叫得苦。王公又把家書拆開看了一遍，並念與夫人聽了，道：“幸喜家中平安，如今失去了這三千銀子，通省皆知，即買補遲延，亦不為過。但是再回去取銀，斷乎不可。明春有本省協濟浙江軍餉十萬兩，我上省去求督、藩兩憲截留銀三千兩，發來買補了倉谷，求他移會浙江撫藩，從原籍取銀，在本省藩庫交納補數，甚是穩妥。祇不知上司肯與不肯？”王夫人道：“上司知道我們賠累苦情，諒無不允之理。”當下商議停當，一面備文仍著李旺齎往即墨，懇其上緊嚴拿，一面束裝連夜上省。正是：

已成志願舒民瘼，會見精誠格上蒼。不知王公去求上憲可否允從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善人善到底，惡人惡到底，如王知縣、侯公子便是樣子，看他寫發粟賑飢，純是一片愛民心腸不已，並非沽名釣譽，祇做自己分內事真不愧為民父母。看他寫設法劫財，卻因一片好色念頭不遂，雖非積匪滑賊，亦祇做自己意中事，卻更勝劫人強盜，作者極力寫出善惡兩種樣子與人看，真有關於世道人心不淺，寧可以小說目之耶。

